能體會得出來。「　」太多，讀起來便不得不步步爲營，好容易一步步挨到篇尾，在精疲力竭之餘，又感到爲那些「　」白費了不少的力氣。從這一點看，作者未免低估了讀者的感應力。

第二、是了解的問題。子敏先生創造了一些在「　」中的現代語典，如「戴着枷鎖跳舞」、「意味捕捉」、「抵埠的趣味」之類。語典總有較複雜的背景，不論這個典是文言還是白話。讀者一碰到這種另有所指的語典，便不得不思索一下「　」中究竟何所指，明明是一個簡單的「走動」，却要仔細分辨一下此「走動」與彼「走動」不同之所在。如果對他的文章不太熟悉，記得不太清楚，便只好不求甚解的帶過。這方面，作者又未免高估了讀者。而以上提到的兩點，却與子敏提倡的白話精神不符，在那麼抒情的筆觸中，接二連三的遭遇到如此的困擾，無異乎正在興致勃勃的品一杯好茶，偏偏一再吃到茶葉渣子，是很煞風景的。

能用抒情的方式談一談一般人心目中嚴肅的文學問題，沒有對文學由衷的愛好跟對生活極度的誠懇，很難辦到。子敏以其多年來漸進漸深的認識，把一些看似平常的問題，作深入淺出的剖析，很符合他在「深入淺語」一文中揭示的原則。不過這些文章雖然力求淺顯明白，其中滋味主要仍然是給眞爲文學付出過感情，下過工夫的過來人看的。他大多用大題小作的方式處理素材，幾乎每一篇都可以發展成萬字以上的論文，讀者若已經具備了開濶的基礎，讀起來便會因別有領悟而趣味盎然。基於同樣的理由，本書也宜於單篇的欣賞，慢慢咀嚼，要是一氣讀完，便成了不折不扣的走馬看花。

問題是在這個太空時代裏，又有多少人捨得下馬逗留呢？（亮軒）

## 另一個世界

**談「昆蟲」，王淸澄編著**

民國六十三年十月印行，臺北市科學出版事業基金會出版

我國古書裏說，「昆」就是「衆」的意思；因此，昆蟲就是「衆小蟲」。這是一本深入淺出，談述臺

灣衆小蟲的生活與歷史的書，一本值得我們驕傲的書。

八年前，一個偶然的機會，唸到一本 Fabre 的「昆蟲記」，講述自然界的天之驕子——昆蟲，在大自然中生活的一些瑣碎事情，文筆相當詼諧，引人入勝，沒想到平常視若無睹的衆小蟲，竟也有如此深邃有趣的一面。

現在看到我們自己也出了一本專講昆蟲的書，單看封面設計的大方與色彩之美麗，心裏的喜悅便難以抑制，仔細看過之後，覺得它的優點很多，更忍不住想大家來分享這份愉悅，我們若說「昆蟲」是寫給行內人看的，固然可以說得過，但說它寫給行外人看的，也許更恰當。誠如作者所言，「昆蟲」是寫給「衆讀者」看的。它從昆蟲的家世數說到昆蟲與人生，它告訴我們昆蟲的有趣，也教我們，甚至我們的孩子如何養蠶，如何採集與製作標本。

迄今，坊間也曾有昆蟲方面的書籍出售，但若非深奧難懂的教科書，便是由英日文迻譯過來，拗口難讀。這本「昆蟲」，却是採用國內文獻，使讀者了解自己的鄉土。我們可以打個比方說：它不告訴我們美國的響尾蛇有多毒，但讓我們知道臺灣最常見的毒蛇却是青竹絲、雨傘節。你又知道嗎？蚯蚓、蜘蛛不是昆蟲，因爲前者的附肢不分節，後者的脚有八隻。

我相信，每個人都有一個「湯姆歷險記」那樣的童年。雖然居住於城市，也可偶然抓得一隻或二隻的鐵金龜，當你第一次把它放入玻璃瓶中時，便嘗得了第一次「狩捕」的樂趣與興奮，只是那時尚不知道，這是昆蟲標本採集的第一步。後來，「生活」便把我們這一點興趣輾碎，甚至從此與大自然隔離。人原來生於大自然，可是「進步」却使我們與它庶幾形同路人。我們幾乎忘掉了草是什麼顏色，鳥囀是什麼樣的聲音。我們自以爲宇宙只有一個世界：人，而遺忘了除去人類，還有許許多多不同於人的世界，而那些世界或許比我們這個世界要美好，要有生氣。

我祈冀這本「昆蟲」將是使我們踏入另一個世界的起點，而使我們重新認識大自然——人類生命的搖籃——的存在。（弓本木）